

新疆宗教研究资料

第九辑

(内部参考 注意保存)

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编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新疆蒙古族社会历史、宗教调查资料汇编

目 录

一 前 言	(1)
二 新疆蒙古族社会历史考察队考察工作总结	(2)
三 调查访问资料	(7)

(一) 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调查访问的资料

在和硕县调查厄鲁特蒙古历史、宗教的综合材料	(7)
库尔勒市的干杰喇嘛谈土尔扈特部的历史和宗教	(11)
库尔勒市的宫明活佛谈喇嘛教	(15)
和静县的阿尤希谈土尔扈特部的历史	(17)
和静县的朋楚克谈土尔扈特部的历史和习俗	(18)
在和静县巴伦台区调查厄鲁特蒙古的历史、宗教综合材料	(20)
在和静县巴音布鲁克区调查土尔扈特部的历史材料	(22)
在和静县巴音布鲁克区阿尔先公社巩乃斯大队访问安加喇嘛和吕日普老翁的材料	(26)

(二) 在伊犁地区有关县的调查访问资料

昭苏县的波尔特谈厄鲁特蒙古的历史	(28)
昭苏县的担达喇嘛谈厄鲁特蒙古的历史和昭苏喇嘛庙的情况	(30)
昭苏县的布云楚克谈昭苏县蒙古族部落组织及其分布	(31)
达瓦谈昭苏县蒙古族的风俗习惯及历史	(32)
在特克斯县调查访问的综合材料	(33)
沙木同谈尼勒克县蒙古族的分布和历史	(35)

(三) 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调查访问资料

博乐县的僧格老人谈察哈尔部及厄鲁特蒙古的历史	(36)
------------------------	------

在博乐县星火公社调查察哈尔部蒙古的材料·····	(38)
博乐县达尔塔公社的绰图普谈白庙的历史·····	(40)
乌苏县丹敦巴什老人谈准噶尔部的历史·····	(40)
在乌苏县土尔扈特部的调查访问材料·····	(41)

(四) 在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的调查访问资料

和丰县的蒙克老人谈准噶尔部的历史·····	(43)
-----------------------	------

四 新疆蒙古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调查报告 ·····	(43)
--------------------------------	------

五 关于传说中几处准噶尔古城遗址的综合介绍 ·····	(47)
--------------------------------	------

六 搜集到有关托忒文历史文献译文	
------------------	--

(一) 托忒文手抄本——和鄂尔勒克史 (译文初稿) ·····	(48)
------------------------------------	------

(二) 托忒文手抄本——四卫拉特史 (译文初稿) ·····	(51)
-----------------------------------	------

(三) 十七世纪中叶准噶尔达什达瓦部离开伊犁迁往内地时的 “祭地书”译文 ·····	(54)
--	------

七 调查访问联系人名单 ·····	(56)
----------------------	------

八 调查行程表 ·····	(61)
------------------	------

一、前 言

这本资料专辑是新疆蒙古族社会历史考察队一九八二年在新疆蒙古族地区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社会调查所调查、访问、搜集得来的。其内容包括：厄鲁特蒙古各部的历史、宗教、历史人物、风俗习惯、风土人情、古城遗址、喇嘛庙及喇嘛庙遗址等。这些材料虽然大部分是调查、访问所得，但调查、访问的对象大都是各地方谙熟本民族历史、宗教情况的老人、原来的宗教职业者——喇嘛、活佛和原来的民族上层人士及其后裔等人。他们大都掌握一定的历史和宗教方面的知识，并曾掌握和阅读过托忒文或藏文的历史文献和宗教经典；有的本身就曾一直从事宗教活动，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声望。因此，他们所提供的这些历史和宗教方面的材料，不少是可信的。其中有的还有文字记载可查证，这对我们研究新疆地区蒙古族的历史、宗教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它不仅可以补充文献资料的不足，而且又可以扩大搜集文献资料的线索。而我们所调查走访的这些对象，不少已年过花甲，有的已是古稀之年，这些材料就显得更为可贵。

考察队在调查中，除了对厄鲁特蒙古的历史进行了重点调查外，从事宗教研究的同志还对喇嘛教、新疆历史上著名的喇嘛庙，巴轮台黄庙、昭苏喇嘛庙以及和布克赛尔喇嘛庙遗址进行了专门的考查，访问了曾在这些寺庙里当过喇嘛的僧侣，从而对新疆地区喇嘛教的传播、组织情况、寺庙的分布以及喇嘛教在蒙古族人民生活中的影响有了初步的了解，并搜集到了这方面的一些资料，这对今后研究新疆地区喇嘛教的历史、发展、变化和现状都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因此，本资料专辑关于新疆地区喇嘛教的情况占有一定的篇幅。

有些调查、访问的材料系民间口头传说或个人记忆所及，目前还难以和文字记载印证，它有待于今后进一步查核。但作为调查、访问的原始材料我们还是把它保留了下来，作为扩大资料线索的参考。

有关这次考察任务的确定，考察队的组成和参加人员，考察工作的具体情况以及考察工作的最后结果，在《新疆蒙古族社会历史考察总结》一文中已有交代，这里不赘述。这次考察虽然收获不小，但限于人力不足和时间的紧迫，所调查的问题还很不细致、深入，也还存在不少的疏漏和缺点。我们仅仅是为后人开创一条路子，提供一些线索，还有待于今后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同志进一步去补充、完善。

本资料专辑由考察队成员谭吴铁、陈世良、郭蕴华三人分工整理的。在整理中对原来的访问材料进行了校定，有些需要说明的地方加了校注或说明。最后由郭蕴华统一校对、编辑、校勘而成。但全部调查、访问原始材料的记录、录音、翻译、整理均由考察队的全体成员马大正、蔡家艺、康右铭、冯锡时、诺尔布（蒙古族）谭吴铁、陈世良、刘德平、巴赫（蒙古族）、郭蕴华等同志协力合作而成。因之，这本《资料专辑》是考察队全体成员共同努力、集体劳动的成果。

我们的这次考察活动曾在《新疆社会科学研究动态》一九八二年第十三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简报》一九八二年第十一期、中亚文化研究协会《通讯》一九八三年第一期、《新疆大学学报》一九八二年第四期、《光明日报》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二日等报刊上分别报导过或发表过专文。现将全部调查、访问资料编印成册，以便读者们使用和参考。

编 者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二、新疆蒙古族社会历史考察队考察工作总结

一、考察任务的提出和考察重点

新疆地区聚居的蒙古族主要是厄鲁特蒙古和察哈尔蒙古。据一九八〇年统计共有113、160人（以下人口统计数字年代同）。察哈尔蒙古是十八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分三次迁入新疆的，厄鲁特蒙古则长期在新疆地区游牧、生息、战斗，历史上又称漠西蒙古。

厄鲁特蒙古是我国蒙古族的重要一支，是中华民族光荣的一员。厄鲁特蒙古的祖辈为开发边疆，保卫边疆，发展本民族的经济和文化，作出过重要贡献。他们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史上重要的一章。厄鲁特蒙古长期以来游牧、生息在地处中西交通要冲的新疆地区，因此，她的历史又必然与中亚史、蒙古史、西北地区民族关系史、早期中俄关系史和清史紧密相关，成为这些专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厄鲁特蒙古研究，前人曾付出过辛勤的劳动，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但是，自本世纪初以来，这一研究领域却显得相对的沉寂。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后，随着我国学术研究的复苏，在中亚史、蒙古史、西北地区民族关系史、中俄关系史、清史诸学科研究深入的基础上，厄鲁特蒙古史的研究也出现了初步活跃的局面。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一年国内有关刊物上发表的有关厄鲁特蒙古历史的论文有七十八篇。而一九二八年至一九四八年计发表论文十六篇，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六年计发表论文二十二篇总计三十八篇，前四十八年所发表的篇数只及近四年的一半。

一九七六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部分科研人员组成了《准噶尔史略》编写组，到一九八一年下半年，《准噶尔史略》约二十五万字已定稿，将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新疆人民出版社将出版该书的蒙文版）。在编书过程中，编写组的成员还编印了下述资料和撰写了一批专题论文：

1. 明实录瓦剌资料摘抄（25万字。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2. 清实录准噶尔资料摘抄（40万字，将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3. 厄鲁特蒙古历史资料译文集第1—16辑（约250万字）；
4. 准噶尔史论文集（一、二集，约120万字）；
5. 翻译了中国第一历史馆藏的准噶尔、土尔扈特的满文档案文献，（约140万字）；
6. 《准噶尔史略》编写组的同志截止一九八二年六月，共发表了有关厄鲁特蒙古历史的学术论文三十篇。

但是，同国际史学界相比，这一领域的研究还亟待深入。日本、西德、美国等国的学者对厄鲁特蒙古历史的研究作出了不少成绩，尽管他们的学术见解我们并不完全赞同，但确有很多可以借鉴之处。特别是当代一些学者如日本的若松宽、西德的海西希、美国的傅礼初，他们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是值得重视的。苏联史学界对厄鲁特蒙古历史的研究一直比较重视，几十年来，他们对俄国档案中有关准噶尔资料的整理，对留居伏尔加河土尔扈特部（卡尔梅克人）的实地调查，以及历史专题研究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都是我们不能轻视的。

对厄鲁特蒙古社会历史进行综合考察的计划酝酿已久，特别是自一九七六年以来，国内

史学界对厄鲁特蒙古历史研究不断深入，这是我们这次进行考察的基础；而《准噶尔史略》编写组所进行的大量工作也为这次考察的进行做了充分的业务和资料准备。加之了解到十年动乱中民族文字的文献大量被焚，文物、遗址遭到严重破坏。了解历史情况的老人相继去世，因此对厄鲁特蒙古社会历史进行考察，就更加迫不及待，可以说是研究工作中一项具有抢救性的迫切任务。

一九八二年在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直接关怀和组织下，于六月十五日在乌鲁木齐正式组成了新疆蒙古族社会历史考察队，参加考察队的有：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马大正、蔡家艺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康右铭

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郭蕴华、巴赫（蒙）

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陈世良、谭吴铁

新疆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刘德平

新疆大学历史系：冯锡时、诺尔布（蒙）

鉴于这次是建国以来首次对新疆地区蒙古族进行综合性考察，考察本身具有探索性和普查性，因此，对新疆蒙古族主要聚居区均需要有一定了解，我们确定考察的重点是：

1. 搜集有关新疆蒙古族历史、宗教的文献文物资料；
2. 搜集整理有关新疆蒙古族的历史、宗教的民间传说和民歌；
3. 了解有关新疆蒙古族的风俗习惯；
4. 增加对新疆蒙古族的历史、社会、生活、地理环境等方面的感性知识和体验。
5. 初步了解新疆蒙古族的社会经济主要是畜牧经济的简况。
6. 通过这次考察为今后有重点的深入调查作准备。

二、考察工作的基本情况

考察队于六月十五日离开乌鲁木齐，至八月七日结束考察工作返回乌鲁木齐，计五十四天，途径十三个市、县，十八个区、公社、牧场，行程5523公里。

考察活动按蒙古族聚居地区大体上分成四个阶段进行的：

第一阶段：六月十五日至七月一日、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这里聚居的蒙古族主要是一七七一年（清乾隆三十六年）自伏尔加河流域回到祖国的土尔扈特部渥巴锡一支的后裔，亦即南路土尔扈特部，还有一部分和硕特蒙古，共有36,623人。我们先到和硕县，对居住在这里的4,439名（据和硕县人大常委主任达尔曼的介绍）和硕特蒙古进行了调查，发现了乾隆四十年颁发给和硕特部的两颗王印。在自治州的首府库尔勒拜访了宫明活佛和干杰喇嘛。然后到和静县作了重点考察，调查了满汉王府和巴伦台黄庙，并溯开都河而上，进入了久负盛名的天然牧场—巴音布鲁克草原。我们深入到了牧场、生产队，到蒙古包访问座谈，搜集到了大量的有关历史传说，耳闻了富有民族特色的土尔扈特民歌长调与短调，目睹了土尔扈特部的生活、习俗，亲身体验了土尔扈特部人民纯朴醇厚、热情好客的民情。

第二阶段：七月二日至七月二十一日，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伊宁市、昭苏县。这里聚居的蒙古族主要是准噶尔部的后裔。我们除访问座谈外，还参观了伊宁市的固尔扎庙遗址，昭苏县喇嘛庙和格登山碑。尼勒克县的两处准噶尔古城遗址。

第三阶段：七月二十二日至七月二十九日，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这里的蒙古族大部分是察哈尔蒙古八旗的后裔，他们是一七五三年（乾隆十八年）、一七六四年（乾隆二十九年）和一八一三年（嘉庆十八年）携眷自张家口外的察哈尔八旗兵移驻于此的。居住在精河县的蒙古族，是一七七一年从伏尔加河流域迁移回来的土尔扈特部默门图一支的后裔，亦即西路土尔扈特部。全州共有蒙古族20,695人。我们在博乐、温泉、精河三县访问了蒙古老人，并深入到温泉的阿尔夏特和精河县的巴音那木二个蒙古族聚居的牧区进行了调查，还考察了博乐县城近郊的波拉古城遗址和传说中的准噶尔古城遗址（红旗公社乌兰托海大队所在地）。

第四阶段：七月三十日至八月六日，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专区的乌苏县与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居住在乌苏县的蒙古族主要是一七七一年自伏尔加河迁回来土尔扈特部巴尔巴尔一支后裔，亦即东路土尔扈特部，还有部分准噶尔和扎哈沁蒙古的后代。居住在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的蒙古族，主要是一七七一年从伏尔加河迁回来的土尔扈特部策伯克多尔济一支的后裔，亦即北路土尔扈特部，现有12,600人。和丰县城里还有王爷府的遗址和喇嘛庙。我们还到了县城东南五公里（现团结公社所在地）处进行参观考察，据民间传说这里是巴图尔珲台吉时期的古城遗址。

综观考察工作全过程，据统计：

1. 召开座谈会27次。
2. 个别访问蒙古族阶层老人49人次。
3. 联系、访问各级干部、各界人士178人。
4. 搜集到民族文字的文献15种。
5. 搜集到有关历史等民歌40余首。
6. 搜集到文物资料拓片2张，照片300余幅。
7. 拍摄资料和风土民情照片150余幅。
8. 整理访问调查材料45种约12万字。

三、考察工作的主要收获

经我们全体队员初步总结，这次考察工作有以下几方面收获：

第一、搜集到了一批民族文字的文献。

1. 托忒文献资料

①《乌纳音苏绰克图旧土尔扈特和青色特齐勒图新土尔扈特汗和王公的源流世袭表》，作者是托音喇嘛；

②佚名手抄本《四卫拉特历史》；

③佚名手抄本《和鄂尔勒克历史》；

④达赖喇嘛致巴伦台黄庙文书（文书原件）；

⑤一九八二年四月昭苏县祭地的《祭地文》；

⑥《和布克赛尔王爷和喇嘛庙历史》。作者帕尔瓦·尼开；

⑦达赖喇嘛翻译的《宝贝论》；

⑧佚名手抄本《因果报应论》；

⑨佚名手抄本《阎罗王训示》；

2. 藏文文献资料

①《(土尔扈特)古代长辈汗王世系表》，此件已有库尔勒的干杰喇嘛翻译成托忒文；

②佚名手抄本《安加喇嘛庙历史》；

③《达赖喇嘛致阿尔腾嘎布纠文书》《文书原件照片》；

④《土尔扈特地区宗教转世原流》，罗图多著，火虎二月刻版。

⑤《桑田曲寺(湍教寺)寺主世系》，第十五世寺主罗桑喜饶著。

3. 哈萨克文资料：三区革命调查报告。有关三区革命的发源地区尼勒克县的调查材料两份。

4. 见到的历史文物六件：

①阻硕特部王印两颗(和硕县档案馆藏)；

②旧土尔扈特辅国公满楚克扎布敕文(和静县藏)；

③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满汉王、多活佛给金壁喇嘛的嘉奖令(和静县藏)；

④北路土尔扈特部王印一颗(和布克赛尔自治县藏)；

⑤准噶尔甲冑一付(和布克赛尔自治县藏)；

⑥乾隆给奇哩布谕旨(一七七九年，乾隆四十四年)。

第二，为进一步研究厄鲁特蒙古历史，找到了一些新资料，可以补充以往文献记载上的不足。所涉及的问题大体上有一些：

1. 土尔扈特部从伏尔加河流域返回祖国时，有一个曾经起过重要作用的洛桑丹增喇嘛。关于他的事迹，以往只是在外文资料中看到一些片断。这次我们在和静县巴音布鲁克区阿尔先公社巩乃斯大队发现了他所属的喇嘛庙—安加库伦，而且了解到安加喇嘛十九世名称。并从第十九世安加喇嘛洛桑·阿鲁克借到了关于安加喇嘛的世系和安加喇嘛庙历史的藏文手抄资料。这一发现无疑对涅巴锡率领土尔扈特部东返历史的研究大有裨益。

2. 咱雅班第达是在厄鲁特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关于他的活动除了在《咱雅班第达传》有所记述外，以前只听说在西藏的扎什伦布寺收有藏文的咱雅班第达书简。这次我们在特克斯县了解到了在特克斯县四个蒙古苏木中有三个苏木是咱雅班第达的沙比纳尔(属民)，在当地还有咱雅班第达庙(称为呼图克图格根庙，已毁)和有关咱雅班的不少传说。还了解到特克斯县退休干部巴特曼还保存有一部《咱雅班第达传》，这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在国内仅存的一部《咱雅班第达传记》。所有这些均有助于对咱雅班第达研究的深入。

3. 新疆地区喇嘛庙原遍布蒙古聚居地区。这次我们对各地喇嘛庙建庙的年代和它们的历史作了重点调查，从而补充了由于新疆地区地方志的缺少和记载上简略所造成的局限。

4. 从达赖喇嘛给巴伦台黄庙和阿尔腾嘎布纠的两件文书。可以进一步摸索喇嘛教在厄鲁特蒙古的传播和西藏与新疆地区喇嘛庙之间的关系。

5. 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厄鲁特蒙古诸部在新疆地区分布和各部落内部的构成。文献记载零散且不详。这次我们对此作了较系统的调查。掌握了比较丰富的资料。同时还在乌苏县了解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自内蒙迁来此地定居的准噶尔部玛木特的后代扎哈沁部。

6. 游牧民族各部落都有自己不同的印记。哈萨克族印记已有同志作过专门的研究，这次我们深入蒙古牧区考察地发现厄鲁特蒙古部落也有自己的印记。虽然情况调查的还很不全

面，但却是值得注意的一个开端。

7. 《咱雅班第达传》中涉及许多地名，不知其方位，翻译上困难很大，这次通过实地调查，核对了一些地名，这一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第三、开扩了视野，增加了见识，通过考察提出一些新的研究课题。主要有：

1. 新疆厄鲁特蒙古的分布与各苏木的名称与构成。在部落问题构成上我们了解到在额敏县的蒙古族十苏木中，有一个哈萨克苏木，他们讲哈语，但信仰喇嘛教，并自称是蒙古族；在察哈尔蒙古的苏木中也有不少准噶尔部的成份，这都是一些很值得研究的课题。

2. 新疆察哈尔部蒙古的研究；

3. 平准后准噶尔部的变化的研究；

4. 土尔扈特部迁回来后发展变化的研究；

5. 喇嘛教在新疆地区传播与发展的研究；

6. 新疆地区喇嘛庙的建立与十九世纪下半叶清政府统治蒙古政策的研究；

7. 新疆蒙古族风俗习惯的研究；

8. 准噶尔古城遗址综合调查与研究；

9. 关于民族融合的研究；

10. 在民族理论和宗教政策方面，也有不少值得研究的问题，如当前如何对待蒙古族的喇嘛教信仰；民族区域自治的区域划分以及民族构成；有关历史地名的更改和恢复等问题。

四、几点体会和建议

近两个月的考察，除了上述几方面的收获外，还有如下几点体会和建议：

第一、厄鲁特蒙古历史的研究目前处于深入发展的阶段，为此亟待做以下几项工作：

1. 抢救征集托忒文文献资料，并有计划进行翻译、整理和出版；

2. 收集、整理民间传说、民歌；

3. 抢救、保护遗址、古迹和征集历史文物。当前特别是几处准噶尔古城遗址。破坏严重，如不及时加以保护，不用多久将无法进行调查研究。

做好上述几项工作。我们认为首要的是各级党政领导部门的重视并制定切实措施付之实施。其次是提倡专业工作者与业余爱好者相结合，并大力进行厄鲁特蒙古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我们认为撰写一本《新疆蒙古族历史》是一项迫切的任务，我们还建议在有关报刊上应发表一些有关厄鲁特蒙古历史的史话性的作品。

第二、加强对新疆蒙古族的社会历史调查是一项在研究中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从事社会历史调查不仅可以发现新资料，提出新的研究课题，而且通过社会调查能够加深对文献资料的理解和鉴别史料记载的正误。我们通过这次实地考察的实践活动加深了这一认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托忒文文献资料的征集，还是有很大潜力可挖掘的。

我们认为在今后几年中。除了对诸如准噶尔古城遗址问题，厄鲁特蒙古部落的印记问题以及厄鲁特蒙古历史一些专题作重点调查外，还应应对塔城专区和阿勒泰专区的蒙古族进行专题调查是十分必要的；同时还应该创造条件对青海地区和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旗、额济纳旗地区的厄鲁特蒙古诸部进行社会调查。从而使厄鲁特蒙古史的研究深入一步。

第三、党的领导和广大牧民群众的支持。是考察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我们这

次考察工作自始至终得到了自治区巴岱副主席的关怀和支持。同时也得到了州、市、县、公社各级党政领导的大力帮助和支持。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统战部长才文同志，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宣传部长那克同志、统战部长阿尤西同志等领导同志分别陪同我们深入到公社、牧场调查，没有他们的热心支持和有效安排，要圆满地完成预定的考察工作是十分困难的。广大的蒙古族牧民听说我们是研究他们民族历史的。骑马几十里甚至上百里赶来参加座谈会，提供调查线索，滔滔不绝的讲述本民族的历史和传说，放声高唱民歌，有的还将自己珍藏的文献资料提供给我们，从而使我们的调查工作收到比较理想和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四、考察队业务上准备的比较充分和自身的团结也大大促进了工作的开展。考察队中有的同志近些年来参加《准噶尔史略》一书的撰写工作，有的同志对厄鲁特蒙古史也进行了多年的研究。他们对这次考察的目的、任务都比较明确。带的问题也比较具体，因此在考察中比较容易发现问题、抓住问题。同时考察队的全体成员都能以工作为重，不顾旅途劳累，任劳任怨，团结协作。大家深切感到，考察队的同志虽然来自不同的六个单位，但这个集体是团结的、充满友谊的。通过考察工作，考察队员之间建立了友谊，加深了友谊。为今后研究工作的协作作了准备。

第五、考察工作有待总结的不足之处，我们感到：首先作为一个综合性的考察队，在准备上尚嫌仓促，有些方面事先还缺乏准备，是临时上阵的，从而影响了调查工作的全面深入，其次大多数同志不懂蒙文、蒙语。翻译力量尚嫌不足，这是影响深入调查的一大障碍；同时，考察队员大都缺乏考古方面的专业知识。因此，对一些古城遗址未能进行较细致的调查；最后整个考察时间比较紧迫，也影响了调查工作的深入。

本总结经考察队全体成员讨论，由马大正、郭蕴华执笔、修改写成。

三 调 查 访 问 资 料

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调查访问资料

1 在和硕县调查厄鲁特蒙古历史宗教的综合材料

时间：一九八二年六月十六日。

地点：和硕县人大常委会会议室、和硕县政协会议室、民其克家中。

调查对象：

达尔曼：男、蒙古族、60多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赵志武：男、汉族、40多岁、县党委宣传部部长。

安寿山：男、回族、40多岁、县文教科科长。

黄大年：男、汉族、40多岁、县文化馆馆长。

丁文明：男、回族、40多岁、县统战部部长。

巴明亮：男、蒙古族、50多岁、县政协干事（原和硕特部王爷的侄儿）。

姜俊兰：女、汉族、40多岁、县档案馆馆长。

吕一民：男、汉族、40多岁、县畜牧科科长。

阿以旺：男、蒙古族、50多岁、县畜牧科科长。

民其克：男、蒙古族、50多岁、县医院蒙医（原为喇嘛）。

调查人：马大王、蔡家艺、康有铭、陈世良、谭凤铁、刘德平、巴赫、郭蕴华。

记录人：陈世良。

材料整理：陈世良。

座谈访问内容如下
（根据记录和录音整理）

达尔曼的发言：

和硕县是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组成的一个县。有蒙、维、汉、回、哈、东乡等八个民族共三万一千多人口。原和硕和博湖是一个县，一九七〇年和硕和博湖分为两个县。和硕县有三个公社，一个国营牧场，一个国营渔盐场，十三个大队（农、牧）七十六个生产队。其中四十九个农业生产队，二十六個牧业生产队，还有经营其它的生产队。有两个公社划到博湖县。和硕县的蒙族人口4459人，维族5505人，汉族12510人，回族3528人，哈族19人。面积950平方公里。现有耕地面积十万亩，播种面积8万6千亩，能开垦土地面积39万亩，还有29万亩未开垦。本县人口少面积大，发展前途比较大。解放初期粮食产量为457万斤，一九八一年粮食产量达到2499万斤，农业发展是比较快的。畜牧业解放初有牲畜56041头，一九八一年底牲畜头数达到12300头。文教卫生方面解放初有三所小学，学生200人左右。现有38所中小学，其中中学8所，民族中学2所（维、蒙各一所），学生739人（维蒙学生）。全县学生7415人，其中在校中学学生2575人，小学生4615人，其中牧区蒙族小学生在校人数有506人。卫生事业方面解放初几乎一无所有，只有一些民族医生，现县、公社、大队都有医院、卫生所。共有卫生医疗机构十所、医务人员139人。县医院有蒙医，有两个公社有蒙医，少数民族的医生有56人。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关怀下，培养了民族医务人员，卫生医疗事业有了发展。解放后党中央重视贯彻执行民族政策，民族干部的培养、教育、提拔有很大成绩。一九五二年全县有47名干部，其中民族干部23名。现在干部职工发展到1101人，其中民族干部职工413人。县一级的民族干部8名，区一级32名，一般干部职工378人。解放初，干部数量少，质量差。现有民族技术人员236人，有医生、兽医、农牧技师等。

民族团结还是好的，文化大革命虽有干扰破坏，但没有出现过民族纠纷。我们这一地区各民族间的互相帮助、互相团结是比较好的。

巴明亮的发言：

解放前我们这里汉族很少，维族是外来的，回族人较多，是从焉耆迁来的，他们原在焉耆从事商业。农业区大部分是维族人，从和田、喀什来的。蒙族到解放前还是流动的，解放后一部分蒙族牧民因没有牲畜成为农业人口，由政府进行了安排。乌什塔拉地区主要是回族从事农业生产。

历史上和硕特部由于受不了压迫，就西迁到伏尔加河流域。是从青海出发的，先到和硕县这一带，再去伏尔加河，在伏尔加河住了多长时间不清楚。据传说是两次到伏尔加河。

（县宣传部办公室主任有一个材料是新疆大学（师大？）转来的，从这份资料看，是从阿尔泰过去的）去伏尔加河有一部分厄鲁特人。属土尔扈特部管辖。外国人把去伏尔加河的蒙古

人总称为喀尔梅克。

到伏尔加河以后，由于经常打仗，和硕特部损失很大，受不了沙皇的统治、压迫又迁回来了。小时候我看过一本书，当时作为故事看，是手抄本，书名《伏尔加河史》用托忒文写的，书中记载了去、回的过程，是在王府看到的。东返之前，开了一个会，估计伏尔加河封冻时行动，结果在走时河水没有封冻，因此河西留下了不少和硕特人。出发时是12万人，一路上到处打仗，损失很大。前边是部队。后边是家属、牛羊一块赶着走，在戈壁、沙漠上走的时间长，牲畜损失很大。后来到了巴尔喀什湖休息，吃的也没有，喝的也没有，湖水是苦咸的，发生了瘟疫，因此返回的人数不多。

到巴音布鲁克草原，是和硕特部先到的，因为这个地方的水草多就留了下来。写了一个报告给清政府，表示全心全意回到祖国来了。朝廷派来了一个代表，答应搞畜牧的就安顿在巴音布鲁克，赐给“虔诚的和硕特部落”的名称。当时和硕特部有三个王爷，清政府都赐给了印信。扎什王是四个苏木，* 贝什（贝子）王是四个苏木，蒙哈代王是二个苏木。他们互不统属，但扎什王的影响大些。扎什王的四个苏木是：博鲁克苏木、克拉庆苏木、玉庆苏木、哈孜苏木。博阿特苏木，夏勒孜苏木、东大黑苏木，（？）是贝什王的四个苏木在现博湖县跃进公社。

后来土尔扈特部也回来了，他们的损失小些，也派代表去中央，写了报告。在写报告之前，向和硕特部问了朝廷接待情况，知道和硕特部受封驻地以后，他们也向中央要求驻地，朝廷也给他们颁赐了“忠诚的土尔扈特部”的名号，也给封了王，给了王印。土尔扈特部和和硕特部就都迁到现在的地方。土尔扈特部有五个部落、50苏木。在杨增新时期，内部也不团结。一九四二年设和静县。

满汗王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在巴伦台死的，儿子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歌舞团工作。周本良、西木珍写过材料，可能还在巴州档案馆。

和硕部共有十个苏木，一个苏木一个喇嘛庙。到一九四九年合并成了八个，民主改革后为了信教群众的方便，分为山里、山外两个喇嘛庙。每一个喇嘛庙有三、五十个大小喇嘛到一九五九年还是这样。最多时有八十个左右的喇嘛。现在活着的喇嘛还有二十八个，最小的四十多岁，最大的八十多岁，一般都在五、六十岁。有些已结婚。山外的喇嘛庙在红山口，称为札达事喇嘛庙。博湖县的喇嘛庙正在修复。原庙只剩下了几间房子，袈裟还有。山里的喇嘛庙在茆茆槽，已毁掉，可能是做了仓库。

过去当喇嘛是自愿的，王爷的儿子必须有一个当喇嘛。和硕特部的喇嘛去西藏朝拜主要是到青海的塔尔寺，和硕特部没有活佛。

扎雅班第达在这儿没有留下什么东西，他的后代还在，就是哈拉沁苏木人，属于塔尔奇公社向阳大队。

多布顿才，已八十多岁，宗教知识丰富，原是喇嘛庙的主管。当喇嘛庙的主管，要有丰富的宗教知识，出身也有关系，要由喇嘛推荐，最后由当地的王爷批准。

*“苏木”：蒙语。原为“箭”的意思。这里指清代蒙古人的基层单位。是一种为适应游牧生活而形成的军事、行政、生产的统一体。其上一级为“旗”。每旗下辖苏木数不等。——编者

喇嘛集中用藏文念经，藏文讲经，流行的藏文经有《姜木才经》。有派往去塔尔寺学习经文的喇嘛。

宗教节日：抬着佛像、经文游行，没有规定的时间。

麦德尔节：在阴历正月十五日信教的群众要向佛磕头，然后举行赛马、摔跤。据说这一天是释迦牟尼传经的一天。六月十五日还有一个节日。

喇嘛吃肉。我们这儿也有个别的喇嘛一直到死都不吃肉。喇嘛不杀生，请别人宰羊，现在也是这样。

我从小当喇嘛学医，由师傅带。师傅带徒弟的数量不一。学医要先学藏文，然后学翻译，再学四部书。医书全是藏文，有一部《四部居悉》医典，解释它的书很多，记载了处方、种方、病历、症状。在理论上有个概念。人从一开始，精子和卵子配合以后，产生人。人一生中会遇到些什么病 人怎么长大 最后走向死亡。看病有抓脉、看尿、颜色，问病史。治疗有吃药、饮食、治疗、休息四种手段。吃药主要是药粉，采集来的生药，直接粉碎。一般五至七年能学会一点基本知识。一般情况下用药治病，也有念经，用羊骨烧卜。不是喇嘛当医生的也有。

清代末年外蒙还有女活佛。

解放前和硕部有过跳神，有女的跳神叫作道木奇。女的道木奇听说过，没有见过。从青海来跳神的也有。跳神的道具和唱戏的差不多，有矛、刀、带着面具。坐下先念经，然后神附体，就跳了起来 说话。问有没有效 神给予答复。然后神就离开了人体。用一根绳子从左手到右腿比一下，再右手和左腿比一下，如果绳子不一样长，就在手上拍拍搓搓，弄一样长。还有一种，在碗里装满麸子和灰，蒙上布，在肚子上摩一下，弄掉一块，就说这个地方有毛病，然后治一治。

离县城四十公里处有一个鄂博，* 它代表一种家乡的观念，属于我们旧地方的意思。堆积鄂博时，要念经，把吃的东西和钱留下一些，加上一、二块石头，磕头，夏天要过一个鄂博会。在鄂博会上，男女青年有机会见面，还进行赛马、摔跤等活动。

* “鄂博”：蒙语 又称“敖包”。为蒙古族部落游牧地界的标志，用大石头堆积而成。其祭“鄂博”又为喇嘛教宗教活动的内容之一。——编者

2 库勒勒市的干杰喇嘛谈土尔扈特部的历史和宗教

时 间：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九日上午。

地 点：库勒勒市巴州宣传部会议室。

访问对象：干杰。*

访 问 者：考察队全体成员。

翻 译：曹鲁木加甫（州党委翻译）。

记 录：陈世良、谭吴铁、蔡家艺。

材料整理：谭吴铁。

莱克西特干杰的谈话内容（上午）

（根据录音和记录整理）

加强对新疆蒙古史的研究，是党的关怀，此举是有益而必要的。我从小学习的是喇嘛教方面的知识，马列主义水平不高，讲的内容中如有糟粕，望大家剔除。

很早以前，蒙古族是没有汗和王公的原始社会，人能活一万岁，住野外，吃野果，经过数百万年的变迁，进入奴隶社会，出现了懒人与勤快人的分化。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就有了产生首领来治理大家的必要，接着就产生了汗。经过世代相传，出了格日勒塔拉汗，继而那仁汗，继而王罕。* 王罕以来约有800年历史。土尔扈特的族源是从王罕开始的。

王罕有三十个儿子，其中之一名阿尔萨兰，其子名阿穆湖朗，其子克依邦，其子素赛，其子巴雅尔，其子蒙克。蒙克有十个儿子：童古尔茨克博尔、翁克因卡布卡克、马哈勒、芒哈、窝格因、克依塔特、天仁克西克塔、艾日克、窝哈勒达、贝果。贝果又名贝果鄂尔勒克，他有七个儿子：组组克、波尔罗、嘎达、哥得列、芒海、乌勒盖吉、巴鲁哈。组组克之子名和鄂尔勒克，他就是旧土尔扈特的祖先。

王罕是与成吉思汗同时代的人，比成吉思汗略长。王罕曾抓住过成吉思汗，后成吉思汗逃脱，兴兵战胜王罕，双方讲和，成吉思汗尊王罕为长辈以换取他的支持。

和鄂尔勒克时代新疆蒙古分为四部，总名卫拉特，占有哈密、阿勒泰、伊犁。从阿拉善直到额尔齐斯河一带。后因经常发生战争，和鄂尔勒克带领土尔扈特以及和硕特的一小部分迁走，大部分和硕特却迁往青海。居住在现甘南和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

和鄂尔勒克迁到额济勒河（即伏尔加河），其部族在此住了120年左右，后又东返祖国。其原因是：思念故土，至今还在民间流传着当时土尔扈特人想念故土的民歌。其流行的民歌如：“在高高的山岗上，笼罩着浓厚的云彩。这美好的土尔扈特故乡，我是多么把你思念！”沙俄强迫蒙古人改宗东正教，几个儿子中定要一个信东正教。

*干杰：原名为莱克西特，现年六十多岁，为巴州政协副主席。解放前后曾与宫明活佛一起主持巴伦台黄庙的宗教事宜。原是和静县八颗树即札巴苏旗喇嘛庙一世干杰转世而来。自幼在青海和拉萨寺庙求学，回新疆后在土尔扈特部的干杰寺当喇嘛，“干杰”是喇嘛的号，世代相传。——编者

*王罕：在汉文史籍和蒙古史书中均有记载。——编者

沙俄向蒙古各部落征兵去与“狗国”打仗（可能是指土耳其或瑞典。俄罗斯人骂敌人为Собака(狗)，蒙古人称这些人的国家为“狗国”大约由此而起。）征兵人数一次多达一万人。

当时打仗使用一种名叫“杜尔格”的铁制三脚灶，放箭时站在上面可以射得远一些，而敌人冲过来时又可以躲在下面避开刀砍。这种三脚灶十几年前还常用来做饭，现因改用铁皮炉子，已很少见了。

佛教传入蒙古已有800多年的历史了。据说成吉思汗在战利品中发现一个毡袋，袋内有一尊释迦牟尼佛像，从此蒙古人就开始接受佛教（此事是根据阿拉布丁的《蒙古宗教的起源》一书的记载讲述的）。

窝阔台汗时佛教得到大大的发展。咱雅班第达从拉萨请来贡哥奥斯，贡哥奥斯向汗表演了喇嘛的法术，得到汗的信任，于是佛教在汗的倡导下迅速发展起来。

忽必烈时有八思巴喇嘛，却吉敖斯尔是八思巴带来的沙弥或班迪。八思巴创立了八思巴蒙古文字，后被忽必烈封为国师，把土默特十三部封给八思巴喇嘛，至此佛教已在蒙古人中得到普及。八思巴所创立的文字因使用不便，没有得以普及。

由于八思巴文字使用不便，就产生创制新文字的需要。由擦加巴（可能是却吉敖苏尔）创制了新字（即现代蒙文），共十七个字母，是由藏文演化而来的。由于创制者是藏族人，局限于藏文字母。而这十七个字母拼蒙文却不够用，就由却吉敖苏尔来补充。此人偶然见到一种熟皮子时用的木头工具，，受到启发，将前人创制的文字发展改造成现代蒙古字的样子。

有人认为却吉敖苏尔是维族人，我认为这值得商榷。维族人信伊斯兰教，而却吉敖苏尔明显是一个藏文的带有喇嘛教色彩的名字。至于却吉敖苏尔前面冠以畏兀尔三字，可能由于别的原因。例如，他的父亲与畏兀尔人有很深的渊源，或别人给他加的绰号，诸如此类。蒙古族中还有叫哈思巴的人，我们决不能因此就称为哈族人。

土尔扈特人当年西迁时带着寺院和喇嘛，东返时也和西迁时相同。东返时还带有大部头的佛经甘珠儿、丹珠儿。最困难时佛经曾用羊驮，但终将佛经带回。传说土尔扈特克烈特的佛像叫“额济勒佛”，也是从伏尔加河带回来的。

东返时带回七个寺院，名称是：安加、巴克沁、喇嘛因、约明、宗卡巴、达尔克因、乔金。

和鄂尔勒克有六子：书库尔岱青、古比依力杰、克得力斯杜恩、山吉、苏格、罗乌日矣。克得力斯杜恩这个名字就带有东正教的色彩。这就是沙俄强迫蒙古人数子中必有一人信东正教所留下的痕迹。

东返前进行过周密的准备工作。土尔扈特曾派阿喇布珠尔与清政府联系，后来此人留在额济纳（现内蒙额济纳旗），清政府也向土尔扈特部派出过使者。前后进行了三年的准备工作。在此期间，不让青年夫妇同房，不放儿马入马群，以避免人、畜怀孕，影响东迁。预定在阴历十月中旬伏尔加河封冻时行动。届时，消灭了驻防的一千多沙俄军队以后，就出发东返。但当时气候异常，河水冻而复融，因而西岸的蒙古人就留下了。其知名的王公有：杨德克、波杜恩、朵果恩布等。

沙俄军队曾在沙马拉苏托汉* 一个山头附近阻击土尔扈特，但被土尔扈特打败，至今仍

* “托汉”：蒙语。此处为河湾的意思。——编者

流传着歌颂这次胜利的民歌。后沙俄又唆使沿途各民族拦劫土尔扈特，因此行程十分艰苦。尤其是到巴尔喀什湖后，许多人生病、泻肚。至今民间还流传着一句俗语：“到了巴尔喀什湖开始拉稀了。”

有个名叫冬古得鲁普·加木错的人从伏尔加河到拉萨学经，后来在拉萨的宫明寺当堪布（宫明寺是哲蚌寺的一个仓），然后又到西康的理塘传经，取得一个二米高的佛像，带到宫明·加木错这个地方，佛像放出耀眼的佛光，北京都能感觉到，因此再也不敢移动，宫明·加木错之名也由此而来。

以后宫明加木错又到达北京，正当土尔扈特东归，清朝皇帝对土尔扈特的来意有些怀疑，宫明·加木错上书皇帝，极力剖白土尔扈特东归诚意，消除了皇帝的疑虑。最后，皇帝派冬古得鲁普·加木错到土尔扈特、和硕特当活佛，这就是一世宫明。一世宫明在西藏也负有盛名，是四大经师之一。宫明共传九世，专门有一本书记载得很详细。现凭记忆仅知八世宫明为阿格冬尼嘛，九世宫明即现之宫明活佛。

喇嘛教在四部卫拉特中传播已有420年历史。最早来传教者是索南木嘉木错（1543—1587）是俺答汗时请来的。西藏有一本名为《春天的夜莺的鸣叫声》的书记载了此事。

东归时和硕特先来，土尔扈特后来，最后来的是阿勒泰土尔扈特。土尔扈特因回来的先后有新、旧之分，先来的为旧，后来的为新。土尔扈特回来时，在巴伦台山口受到和硕特的热烈欢迎。和硕特在给皇帝的奏折上写了两句话：“忠心在我们这一边，优势在你们那一边”。土尔扈特也写了两句类似的话。以后就以此意思刻了汗印。土尔扈特是一七七一年十一月左右到达这里的。后来渥巴锡去到沈阳（应为承德——整理者），拜见乾隆皇帝，进贡了箭袋（据说现保存在博物馆）。乾隆封他为汗王，给了银印。土尔扈特汗王的来历是四或五世达赖喇嘛时给土尔扈特首领一个玉印，上面刻了四个字称为汗王，后来乾隆遵循了这个习惯，也就封渥巴锡为汗王。

黄庙四周的庙群中有一个叫哥门库仓的小庙，挂有历代土尔扈特汗王的画像，其中也有渥巴锡的画像。在布上画的，用黄绸裱好。每年正月祭祖，要把历代汗王的像摆上设祀。渥巴锡很年轻，没有胡子。庙中还有一付名为哈孜、马孜的盔甲。渥巴锡还有八枝很好的枪，盛世才时不准保留武器，把枪口都弄坏了，后来枪都不知去向。

莱克西特干杰的谈话内容（下午）

（根据录音和记录整理）

时 间：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九日下午。

地 点：库尔勒巴州政协办公室。

访问对象：干杰。

访 问 者：郭蕴华、康右铭、谭吴铁。

翻 译：曹鲁木加甫。

记 录：郭蕴华、康右铭、谭吴铁。

材料整理：谭吴铁。

渥巴锡时有一著名英雄马孜，他有一匹名叫Maral Chikim Boc的骏马（母鹿耳朵青

马)现在巴音布鲁克牧场与红旗牧场还有这匹马的后代。特征是头大,搭拉着耳朵,优点是力大,走法好。

内蒙古的蒙文称“胡德木文”,即老蒙文。新疆蒙文称“托忒文”。托忒即清晰明了之意。托忒文是咱雅班第达所创。“班第达”是喇嘛的最高学位,精通佛法、哲理、天文、数学、医学等五种学问。“咱雅”是教名,拉门卡加木错才是他的名字。咱雅班第达幼年为平民之子,因人很聪明,准备派他去拉萨学经,但其父母要求和硕特王公认他为义子才同意把他送去学经,后来王公同意了这一要求,因而咱雅班第达就成为贵族。托忒文东传至青海的格尔木,西传至伏尔加河。

从额济勒(伏尔加河)回到喇沙尔(焉耆)时,到处都是“母盘羊”等野兽,草很深,纠缠在一起,走路都很困难,基本处于原始状态。在此以前的巴图尔珲台吉时期,为了避免满洲贵族的杀害,有一部分蒙古人跑到了罗布淖尔一带,现还有一百五十户人,已被维族同化,但他们称自己的祖先是蒙古人。

阿吉米尔战争或白骆驼战争(即阿古柏战争)时期,战火蔓延及和静地区,许多妇女、儿童被抓走,土尔扈特就退到伊犁地区。后老谢总统(左宗棠)平定阿古柏之乱,土尔扈特出兵一千零四十人,由堆那尔贝勒(郭尼台)带领前去帮助平乱。兵至库车、尉犁、阿克苏一带。这些兵出战之后,直到多活佛时才返回。*带兵的贝勒因作战有功升为贝子,多活佛把他们安置在和静一带,称为新苏木。因这部分人外出日久,口音改变,带有维语腔调,当地蒙古族人称他们为“和屯”苏木。“和屯”是蒙古族人对维吾尔人的戏称。盛世才时设和静县,用谐音之法称为“和靖”,其后又改称和静。这就是和静县名的由来。八世官明就安置在和静的新苏木之中,其祖父名为尼萨,父名为阿得拉,母名塔吉。

土尔扈特为避阿古柏之乱,退到伊犁地区,受到沙俄的压制,交了一年草场税后又返回到了原地。

在青海的塔尔寺与黄河的中间地区还有一部分土尔扈特人。*

活佛与汗的关系是师徒关系,但活佛不参予政事。

活佛转世有三个途径:上一世活佛圆寂时预言将在何时何地转世;有学问的大喇嘛经商讨确定活佛转世的时间、地点以及寻找的方法;即使没有上述两个条件,也不用担心,当活佛的人自会出现。活佛的转世须经汗的认可才能生效。

土尔扈特东迁后,与留在伏尔加河的部分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但这两边各自派往拉萨学习或礼佛的喇嘛却常能相遇。

从伏尔加河带回七个喇嘛庙,后又发展了一些,加在一起全土尔扈特共有三十七个喇嘛庙,再加上和硕特的共有寺庙四十八所。原一个苏木有一个喇嘛庙,后也有几个苏木一个喇嘛庙,也有十至二十个苏木一个喇嘛庙的。

阿玉奇又称阿克腾汗,有十三个子女。其中八个儿子,五个女儿。八个儿子的名字为:

*左宗棠平阿古柏之乱兵进南疆在一八七七年,与多活佛时相隔四十年左右。看来这批参战的人回来的时间要早得多。——编者

*这部分土尔扈特人系指现在内蒙古自治区内的阿拉善旗的和硕特部和额济纳旗的土尔扈特部。——编者